文化与生活

三上华山

全国政协委员 熊召政

华山主峰由东、西、南、北、中五峰组成，像是一枝向着青天怒放的莲花。东峰最高，西峰次之，南、北、中又次之。

现在，我置身在西峰之巅。山顶是一块光溜溜的巨大磐石，我走至磐石西面之边缘探头一望，顿时头晕目眩，赶紧退了回来。磐石突出在山体之上，下凹而空，空之下，是壁陡的万丈悬崖。

没到过华山的人，虽然听说过它的奇险为中国名山之最，但与身临其境的感受还是大不一样。这里的崖，壁立千仞，刀砍斧削，下临无底。临崖一望，不免摧肝裂胆。登华山的路，许多地方便是在这样的悬崖上凿出来的，窄仅盈尺，稍一不慎，就会跌入深不可测的死神陷阱。还有一些地方，更不知路为何物，只是在陡峭的岩壁上凿出一些搁脚的石凹，全凭两手抓着悠悠晃晃的铁链攀缘而上。天生华山，以练壮士，此言不虚。

下午3时，我们乘缆车到达北峰，过苍龙岭，金锁关而抵西峰时，已经5点多了。遂宿西峰之侧的电力宾馆。用过晚餐，便沿着森森古松间的石阶，登上西峰之顶。斯时是7点20分，太阳尚未落入群山，只是被一片悬浮在空中的暮云遮住。云层下的霞光，炽红、金黄，这些彩色的光柱，看上去都很犀利，它们剖开云层，投射到暮霭飘浮的群山上。那些暮霭，竟也无力抵抗这些霞光的穿透。于是，本来已被黑色敷严的岩石，忽然变成了宝蓝色，闪闪熠熠，像是神秘王国的宫殿。而身后飒飒作响的古松，它们密密簇簇的针叶，也都闪烁着细碎的银色光芒。右首之北峰，像是一尊披着赭黄蓑衣静观世变的老翁，霞光与暮霭，在他的蓑衣上爬上爬下。他浑然不觉这美丽的色彩游戏，而沉入我们凡人不知晓的另一种知觉空间。左首之峰，这至今还放着陈抟的炼丹炉的地方，像是一只半明不明的灯笼，晃晃悠悠，提在一个薄饮了几杯，走路似有趔趄的仙人手中。被身后的古松遮掩着的东峰，十分庄严的岩石，看上去如同卧在云窠里的一只铜鼎。依稀的树木，是自鼎中袅出的烟缕。

沉浸在这样一种奇特而又肃穆的晚景之中。我的心境惊悸而充实，恐怖而祥和。伽利略认为数学理性是真正理解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的钥匙。而从小就惧怕数学的我，从来都不善于理性思考。热爱自然出自我的本性。我不懂得自然的秩序，更不知道它隐秘的结构。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它的钟爱。当一个人爱上一位美丽的少女时，他有必要去弄清楚她的脏器、脉络和血管是否都生得匀称吗？

天空、大地、草木、山川，造物主以最完美方式塑造了它们。雪中、雨中、风中、雾中，它们气象万千，以各种姿色娱人。“空翠湿人衣”给你一脉浅浅的乡愁，“春江花月夜”又何尝没有给你满怀的温馨。西方的哲人们，总是希望人类成为宇宙的中心，其实自然从来都没有赋予人类这个权利。没有自然的启迪，人类的灵性便丧失殆尽。就像此刻，如果我没有站在西峰之巅，没有在华山上独步苍茫，我的这些感受，便不会这么突兀地引发出来。日出日落，这一天一次的影与光的变化，曾引来历代多少诗人的赞叹和唏嘘。“日出江花红胜火”，这样的秾词，织出江南阳春三月的锦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的悱恻之情，将多少白发人送到孤独的尽头。

是的，夕阳的绚丽是短暂的，但究竟又有什么是长久的呢？荣华、富贵、美丽、健康，这一切人们都希望得到，但短暂的拥有往往得付出长久的烦恼。春花之美，立夏而不再；红叶撩人，立冬而凋零。大凡美的东西都是短暂的。我们如果叹其短暂而惆怅，倒不如深入到短暂之中，获得一次饱满而新鲜的美的感受。正是抱有这样的态度，我才来到西峰。10分钟过去了，云层中的霞光已淡化了许多。除了脚下的华山诸峰还能得到余晖的照拂，周遭的一切，已经变得模糊。向西延伸的秦岭山脉，千座万座峰头，不再争捧那一枚如血的残阳；而东面的中条山，只剩下嵯嵯峨峨的铁青色的剪影。刚才还看得见的自中条山下迤逦而去的黄河、渭河，也只剩下两条若浮若沉，若隐若现的梦痕。我曾在沙漠的骆驼上欣赏过“大漠孤烟直”的渺茫；而“长河落日圆”的壮丽，则被我永远铭记在黄河的羊皮筏上。那时，我还是一名13岁的少年。一个如此年轻的生命，在东方大陆一条如此古老的河流上，第一次欣赏到如此辉煌的落日，从此，我的心胸便装不下琐碎与平庸。

30年后，在华山上看到的这一次落日，比之那一次，是灿烂不足而磅礴有余，这是中年的落日。少年的憧憬以及为此而衍生的欢乐与忧伤，早已化作经验而永远地静卧在我的记忆中。中年有着云水襟怀，但生命已不再灿烂如花，至少我是这样。所以，当落日被云层遮住，我不能看到那橘红橘红的一圆时，心中并不懊恼。就像古人只能隔着帘子，通过声与影来欣赏丽质的佳人，我心中的那一圆，也并不因夜幕的降临而丧失。黑夜仿佛有一个临界点，一到这个点，所有的霞光刹那间全部消失。一分钟之前，我还能看清归鸟的羽翼，突然间一片黑暗。华山脚下的八百里秦川，已浮起万家灯火。然而也就在这一刻，我忽然产生了飘飘欲仙的感觉，脚下的磐石也变得海绵一样松软。这可能就是仙境，也是历代高人前来华山隐居的理由。人们钦慕他们的林泉风度却又不能亲身实践。因之恐怕也无从理解，黑夜是另一种美丽的天象。

后记：

2023年9月21-24日，我应邀前往参加《华山论道·中国作家创作采风活动》，短短三日，再一次经历了历观群峰、考诸旧闻的快乐生活。第一次游华山，乃1996年，时携家人，从金锁关而上西峰，走了整整一天，在西峰之侧的宾馆住了一晚，得以夕观落日、晨赏烟霞。乐莫大矣，幸何如哉！此次重游，两天两乘缆车，一上西峰，一上北峰。那种朝辞白帝的感觉，让我不复为旅人，而是逍遥的游客了。“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孟浩然登家乡岘山所留之诗，正合我当下心情之写照。上面这段文字是我27年前初游华山时所写。这次又写了四首旧体词，以记此游。

又到华山

身入千崖万壑中，华山论道又相逢。
石莲怒放开千界，峪谷回旋走百龙。
丹灶冷时樵树碧，棋亭闲处野花红。
最是黄河腰下舞，一峰一石尽英雄。

登西峰

我簪千朵青芙蓉，来朝西岳翠云宫。
崖头遥掬黄河水，荡涤乾坤洗我胸。

题西岳庙

岳神居此久，门对莲花峰。
抚背双虹舞，盈眸万丈葱。
河山销戾气，花月醉清风。
明日凌云去，霜情度几重？

北峰留题

金锁关前遇故人，登山相约白云隈。
苍龙岭上寻仙迹，南北东西踏翠微。

委员笔记

中华文脉生生不息

全国政协委员 谷好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了我们文化工作的实践经验，为上海文艺战线清晰指明了未来的前进方向。我们倍感振奋，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在今后的工作中，文艺工作者必须牢记自己的使命，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对于我们戏曲工作者来说，重点是要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增强文化自信夯实基础。

以上海昆剧团近年来创排的全本《牡丹亭》为例，我深刻感受到了我们戏曲工作者的责任。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戏剧史上的旷世名著，昆曲《牡丹亭》虽然上演了无数场，但是汤显祖剧著的原貌对于当下观众仍然罩着一层面纱。600年的昆曲绵延到今天，在大力倡导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下，这样的缺憾非常有必要及时补上。

有鉴于此，上海昆剧团谨遵习近平总书记“继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讲话精神，凝聚几代心血，倾全团之力，汇聚顶尖团队，深入挖掘原著作品蕴含的人文价值和艺术价值，以磅礴的气势和风情万种的气质，展现了一幅明代社会生活的生动画卷。特别是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生死爱情，放在更广阔的社会时代背景展现，让爱情、理想与社会联系与碰撞，提升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完整展现了戏剧大师汤显祖在这部巅峰之作中蕴含的深邃思想。

驱动我们克服种种困难创排全本《牡丹亭》的，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自觉和深刻的文化自省。通过这样一部体量庞大、内涵丰富的作品告诉当下的观众以及子孙后代，我们的祖先何其伟大，我们的民族艺术涵养何其丰润。只有自信自强，薪火相传，中华文脉才会生生不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全本《牡丹亭》或许只是一枚火种，呵护传播火种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上海昆剧团全本《牡丹亭》剧照

戏曲艺术是古老的，但是又是年轻的。年轻，就需要每一代戏曲人面向未来，勇于探索，呼应时代，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入手点，全面激发戏曲艺术的内生活力，努力寻求戏曲艺术新的生命力。在创排全本《牡丹亭》中，我们大胆起用演员。从主角到配角，尽情施展才华。一代青年人以群体性的姿态稳稳站在了舞台中央。梅香四溢，玉兰芬芳。一部作品斩获双奖。在严格遵循原著的基础上，还充分考虑到了当下观众的欣赏习惯，舞台设计采用360度转盘，有效控制迁景时间，让故事完整连贯，节奏明快而又不拖沓，深得专家和观众的高度赞扬。“守正创新”在全本《牡丹亭》的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继续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不断提升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把全本《牡丹亭》以及众多优秀昆曲剧目，广泛带到世界各地的舞台上，用中国的东方审美范式和文化内涵去影响更多观众，收获更多中华文化的知音，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的理解与认同。广交朋友行天下，用文脉连接起各国人民的友谊。

名家名笔

对岸的村庄

江 子

从小时候起，我对与故乡一江赣水相隔的村庄怀有一种特别的情感。我不知道，是仅仅因为它是与故乡对应的一个存在，还是它曾是我的家族故乡之外的故乡？

越过一片田野，爬上一段堤，就望见对岸的村庄了。离岸最近的是一座瓦窑。阳光下依稀可见暴露周围的碎瓦片，但从我记事起从没见它升起过窑火，它的存在似乎在于为村庄做一个无声的见证。瓦窑旁边是一片树林。树林密密的要把一切都裹得不透风似的。可总有声音和色彩从林中透出来，早晨的鸡鸣声和开门的吱呀声，节日或喜庆日子里的鞭炮声，黄昏四起的氤氲的炊烟，冬天一抹金黄的油菜花，都让人感觉到树林里村庄的坚韧存在。树林和村庄后面是山，连绵起伏，无边无际似的。

村庄不大，四五十户人家的样子。村名叫西流，说对岸的村庄是我家故乡之外的故乡，得从我的曾祖父说起。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听仍健在的祖母讲，作为故乡方圆有名的一家杂货店的老板，曾祖父常到对岸的村庄贩收土产。与对岸来往熟了，竟与一户儿女辈的人家认了干亲，女主人为干女儿，男主人为干女婿。虽是结拜的干亲，双方红白喜事，却都是按真亲的礼数，贺礼无不详备。祖母评判，曾祖父与他的干女儿一家的关系，比亲父女还要亲。

有了这门干亲，太祖在对岸忙生意晚了，根本不着急找渡船过渡，而是常常留宿干女儿干女婿家中。他还常常抽空专到对岸小住几日，抿着小酒，唱着小曲，在专门为他准备的干净床铺上响亮地打着呼噜，俨然在自己家中一样乐不思蜀。

在曾祖父去世多年后，我经常独坐赣江边，透过悠悠赣水望着对岸，怀想着曾祖父。我想，曾祖父在对岸的村庄认下干亲的举动，是支使了一个商贩全部的浪漫，还是仅仅为了生意方便找一个下榻的地方？是偶尔的心血来潮，还是源于他对别一份生活的向往？

揣摩一个我未曾谋面的人的心情是徒劳的，我的内心总是蓄满了隔世的惆怅。曾祖父于我是多么地抽象遥远。而父亲在对岸的被他称为干姑姑一家的经历，却显得那么的真实。

曾祖父去世后，两家的关系依然亲密如初。我的伯父叔叔们小时候在那里受到过亲侄子的礼遇。父亲更是备受干亲的宠爱。祖父生下父亲兄妹九人，父亲非长非幼，几乎很难得到忙于生计的祖父祖母的宠爱怜惜。据说缺乏管教的父亲小时候非常顽劣，每当闯了祸挨了祖父祖母的揍，父亲就躲到对岸去住上几日。一到对岸，他很快忘记了满腹的委屈，与村里的小伙伴昏天黑地地玩耍，一起下水摸鱼，上树掏鸟，追猫撵狗，无所顾忌地施展他顽劣的天性。结果他不但不会挨揍反而惹得干姑姑如对亲生儿子般的疼爱。他吃着专为他炒就的腊味，在干姑姑怀里撒着娇，听干姑姑亲昵地唤着他的乳名，内心竟充满了从没有过的幸福。他甚至认为与故乡做法无异的年货，都有着别样的美味。

父亲每对我说起他在对岸的经历，脸上总洋溢着少有的生动表情。而时间是无情的，一如赣水，一逝不回。至今，父亲老了。经过了岁月的风风雨雨，他满是皱纹的木讷的脸上已找不到一丁点少时顽劣的痕迹。我想，父亲对对岸的向往和痴迷，除了对一种朴素至深的情感的深深铭记，不过是对至今已与他一河相隔的包括童年在内的岁月一种刻骨的怀念而已。

我的家族与对岸的坚韧维系，使我对对岸被曾祖父结下干亲的一家产生了极大的好奇。我想，这是怎样的一户人家，竟使曾祖父有了结拜干亲的兴趣，使父亲怀着深深的感恩？他们有着怎样的好脾气、好性格？曾祖父的干女儿由于过早谢世我没能谋面，我却见过已儿孙满堂的被曾祖父唤作干女婿的老汉。那是我小时候祖父去世后的一年农历七七。七七是故乡祭祀河神、与亲友共庆丰收、祈求天赐风调雨顺的节日。老汉是带着他的小孙子来的。他留着山羊胡子，个小、精瘦、背脊微驼，操一口与故乡完全不同的口音，身上浆洗得干净的对襟大褂口的严实，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老实勤勉的庄稼人。不知为什么，他的神色并没有到至深故交家里的亲切随意，相反还显得有些拘谨。带来的小孙孙由于我没给他毽子踢而号啕大哭时，老汉竟尴尬万分。他时而大声叱喝时而蒙哄着孙子，手足无措，表情惶恐。他的这种尴尬和拘谨，可是随着曾祖父和祖父的去世两家的交往远离了当年的背景而使他有了生疏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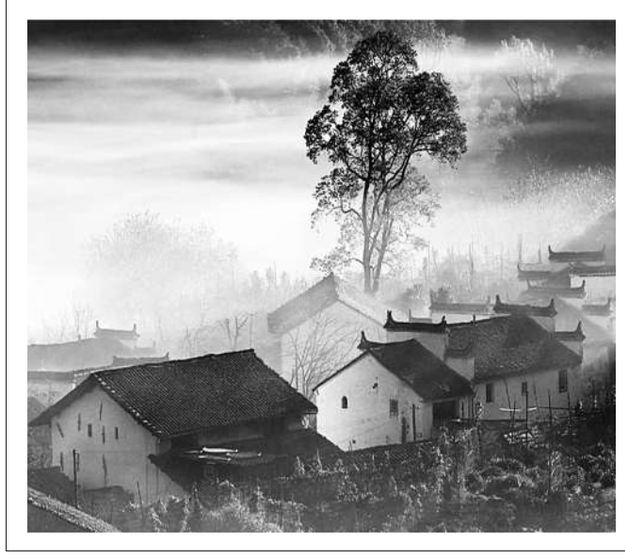
老汉不久也去世了。毕竟是曾祖父结下的干亲，维系了几十年的感情，至今已疏于走动，十分地淡薄了。岁月如流，已轮到我怀念与我一河相隔的童年了。我至今常想念起年龄与我一般大、当年和我吵过架的那个叫小水的老汉孙子。哦，不知他现在长成什么模样，有着怎样的人生命运。他是否还记得那个曾经因为不给他毽子踢让他号啕大哭的小男孩，是否依然在生我的气？

而我竟十分地羡慕我的曾祖父和父亲，曾经拥有这么美好的一个所在和这么美好的一份情感。很多时候，我甚至幻想父亲也如曾祖父，与对岸一户善良淳朴的人家结下干亲，使我在这个世界上，孤独的时候有一个排遣消解的地方，想流泪的时候有一个可以嚎啕大哭的地方，受到伤害时有一个可以躲避人群心灵得到抚慰的地方。时常我坐在河边，怀着向往的心情眺望对岸，我想那里有着故乡没有的美好，人人性情淳朴，双目清净，内心了无纤尘，生活充满了光彩和趣味。甚至于所有美好的心愿都可以实现，所有热烈的期盼都不会落空……

其实我是到过对岸的，坐着船，越过二里宽的河流，对岸就到了。走过裹着村子的一片树林，展现在我眼前的情景与故乡并无二样：一样的房子，一样的门楣和瓦楞，一样的褪色的春联……那里的面孔也与故乡的毫无两样。

我在那个村子徜徉了一日。我从村东走到村西，从村南走到村北。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是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向往和生活过的地方，是折叠起祖辈的趣味和命运的地方。我想我碰到的许多人中，一定有人认识我的祖辈，一定了解我祖辈的许多事情。我却没有去打探那户曾被曾祖父称为干女儿的一家的念头。我甚至没有跟任何人说上一句话。我的到来没有引起过任何人好奇的询问，好像我是这里的人似的。

我并不感到遗憾。我固执地认为，我所到过的对岸的村庄和我坐在故乡的河边眺望的村庄并不是同一个村庄。我相信，有些事物，并不在现实中，而在我们的梦里。



华夏

艺文丛谈

延庆赏秋

刘小宁

夜里下了一场小雨，将深秋时节京城的天地漂洗得格外通透，天很高很蓝，只挂着一些丝状的云彩，金风送爽，阳光明媚，伴着雨后的清凉，我出门去寻找秋天。

车出高速后，行进在去往军都山深处的公路上。山峦起伏，秋天将森林晕染得色彩斑斓，汽车的前挡风玻璃像是一架相机的取景框，剪取一张张彩色照片。公路旁的山崖上挂满了鲜红的爬墙虎，两边的行道树飘飘洒洒落下的尽是五彩的叶子。不知不觉间，我松了油门，放下车窗，让身心沐浴在秋色秋风里。遥望远山，墨绿的松柏依然是森林底色，在这底色上有成片的紫红，是黄栌的红叶。有一簇簇橙红，那是红叶乌桕。还有一抹一抹的经典中国红，应当是火炬树的作品。同时还有银杏叶的明黄、榆叶的暗黄、杨树叶的浅黄陪衬装点。秋天用他的画笔点染山川，好像是随心所欲，但实际上疏密得当、浓淡相宜，令人赏心悦目，叹为观止。虽然我能用镜头剪取秋色，却会落下秋风，而这五彩正是秋风的杰作。欣赏艺术家关于秋的画作，常常先要读懂画家个人的审美情感，而此时此刻，我是人在画中游，画在景中走，与秋天直接对话，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车行至一个叫永新堡村的地方，全村正在进行房屋和道路改造，将旧房全部拆掉，统一规划建起一排排漂亮的两层楼房。村北边种植有大片大片的五角枫，枫叶全红了，阳光下红得透亮，红得耀眼，红得火热，吸引来许多打卡的游人。想起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我便停车，走进枫林，还原诗歌描写的场景，感受诗歌创造的意境，体会诗人彼时彼刻的热情逸兴。

秋天是从春天开始的，有春的播种，夏的耕耘，才会有秋的收获。如果没有硕果累累，秋色也许会黯然。我生长在一个偏远乡村，山间田埂上长满了柿子树。童年时，到了秋天，柿子红了，软了，农忙季节村集体顾不上采收，我常常爬上树，摘最红最软的吃，一次吃个饱，小孩爬树吃柿子，只吃不拿不会有人阻拦。柿子红是我对童年秋色的最美记忆。长大以后下田劳动挣工分，秋收季节白天下地掰棒子，堆在地头上来不及运走，晚上队里就派年轻人去看守。我多次领受这样的美差，与伙伴们一起，抱上几捆麦秸，在地头上点起火堆，将新掰的棒子放进火里烤熟吃，那是秋天最鲜美的味道。在粮食不足、生活拮据的年代，农民无心欣赏秋色，一年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只盼着秋天能有更好的收成，来年青黄不接时不饿肚子。

今天，我驾车逾百里去找寻秋天，其实秋天就在农家的场院里。在农户门前，最引人注目的，是若干用铁丝编成网状柱形的笼子，很大，装满了还未剥的玉米，黄澄澄的，这是秋天的收获，也是耀眼的秋色。“村暗桑枝合，林红柿子繁”，农家院里柿子树上的叶子落干净了，硕大的磨盘柿子红艳诱人，好似昭示秋色秋实的广告牌。大枣已经采摘送上餐桌，但主人特意在树上留下一些熟透的红枣，好让山里的小鸟分享秋的收获。农家的主人热情地要用新摘的山楂和刚刚蒸熟的红薯招待我们，我们赶忙致谢告别。

距离永新堡村3公里，就是永宁古镇，这里的集市很热闹。街道两旁摆满了售卖农产品的商摊，正像《庄子·庚桑楚》里说的，“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一派时和年丰的气象。售卖者基本都是附近山村的乡亲，有个共同点是每家出售的产品比较单一，一看就猜得出来他们家里养什么、种什么。专卖山楂的摊位上红果堆成小山，同时还卖山楂糕、山楂条、山楂卷，不用问，这家一定有一个不小的山楂果园。专卖包心菜的摊位上，一袋包心菜40斤售价20元，凭这亲民的价格，这家包心菜的收成一定不错。糖炒栗子的大锅热气腾腾，从远处就能闻到甜香的味道。有摊位专卖小米，新鲜的小米金灿灿，老板立个牌子特别注明：自产小米。卖鸡蛋摊位上的招牌挺惹眼，上面写着“我养的鸡下的蛋！”在这里，卖的人热情，买的人开心，购销两旺。有一家摊位售卖的产品种类较多，主人是一位稍胖的中年妇女，我有些疑惑便上前打听，她家里有6个蔬菜大棚，雇了7个工人打理，靠着一个摊位显然卖不掉6个大棚的物产，这位老板娘上街卖菜，或许只是看看行情，并与顾客们分享她丰收的喜悦。

赏秋，既要远观，也要近瞧。与远方的层林尽染相比，集市上的丰富多彩并不逊色，那既是秋色，又是秋实。秋色绚烂，使山川更加艳丽多彩。秋实累累，是劳动者辛勤汗水的结晶，是仓廪丰盈、衣食无忧，还是通往山乡的宽阔公路、农家人新建的一排排楼房，是老百姓憧憬美好未来的信心。